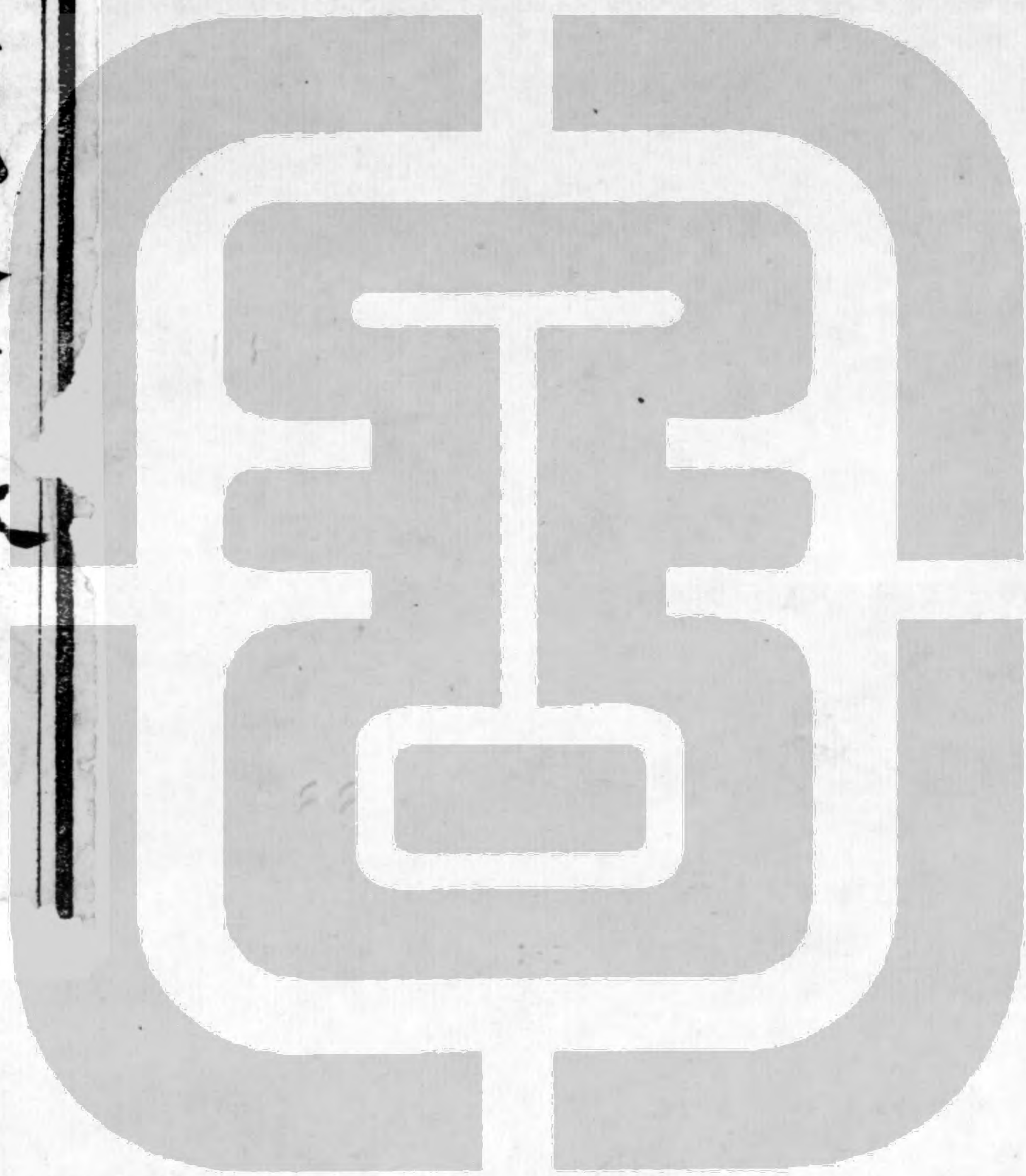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疏證

木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蓋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聖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說苑君道篇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

尚書大傳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大戊從而祥桑枯死而去

史記

殷本紀

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

慎篇

說苑敬

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說苑君道篇

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同上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典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合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

後四十三年凡菴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草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
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
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
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
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
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
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
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
是王者之論也

荀子王制篇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楊注矯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智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

篇

荀子儒效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勃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

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
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
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
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
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曰千鍾
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
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
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
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
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
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

爲弟子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說苑臣術篇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於下如是則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成侯嗣君

楊注皆衛君

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

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

者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荀子王制篇

禁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濰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

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濰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說苑君道篇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濰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孔子家

語正論解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
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
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
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
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
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
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賢醫
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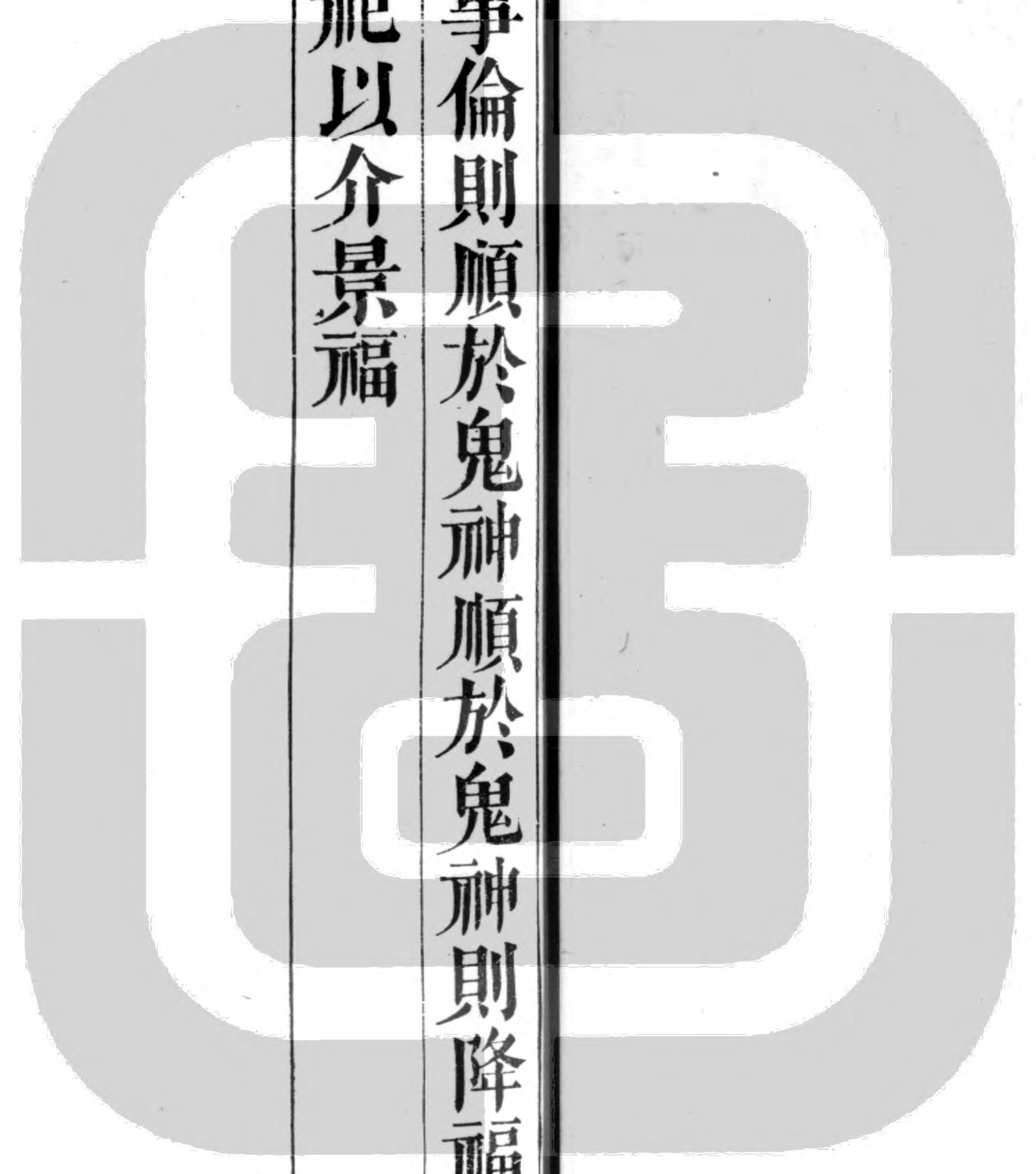
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
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癰跛眇
庭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
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
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
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
忘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
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
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
起矣

禮記經解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日以享
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邱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
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
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
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
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
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
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
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
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旣反商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衄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謀篇

說苑權

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

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間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尙書大傳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草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

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禮

記樂記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
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
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記曲

禮上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
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然盡師而熟
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
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禮記學記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學記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莊公十一年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春秋傳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守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
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
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
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
小成大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朞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尊賢篇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
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
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
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
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
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
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
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
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
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
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
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
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
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
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
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
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必不能自
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旣無受魚而不免於相

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

下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
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史記循吏

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
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
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

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
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
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節士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
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
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
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
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
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
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
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聾焉而聞之使民心聾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
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
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
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
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
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
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
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
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
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
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無
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

荀子宥坐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

無訟

說苑政理篇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

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
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服舜之

德 說苑君道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
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
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
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
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
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
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
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
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怨非暴而
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

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

書陳寵傳注

新序見後漢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沔而清似知命者厯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下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
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
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
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
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
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
之謂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崑崙然高
崑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
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
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
姓以饗此仁之樂於山者也

尚書大傳

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巖崿累萬民之所觀
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
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收而不限焉
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
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說苑雜

言篇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
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
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
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
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
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
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
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
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旣發今不內
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當賞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說苑復恩篇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

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
 欺也而況乎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
 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
 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
 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
 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
 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
 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
 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度久而絕

篇

荀子非相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楊注宥與右同

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

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

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荀子宥坐篇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

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

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

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

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說苑敬慎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

家語三恕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淮

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中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

新成 文子十守篇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
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
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
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
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

者桀紂是也可不慎與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
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詩曰湯
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
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者皆謙德
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
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說苑敬慎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
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
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
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
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
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君子行不貴苟難

楊注行如字

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

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
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
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
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
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
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荀子不苟篇

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也
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

貴

說苑說叢篇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
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
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
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
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
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楊注裾裾衣服盛貌

昔者江出於嶠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

江之津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為方竝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

維下流水多邪楊注維與唯同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滿天

下且孰肯諫女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

也楊注猶若安舒之貌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

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楊注皆矜伐之意小人也故君子知

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

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

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於嶠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

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

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

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

於言者華也奮於言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

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

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

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

出於嶠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
 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
 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
 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
 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
 至則仁既仁且智無不足哉

孔子家語三恕篇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
 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
 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
 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
 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

楊注財與裁同所以養萬民也田

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
 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
 有滯留使相歸移也

楊注歸讀為饋

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

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

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荀子

王制篇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如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

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投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

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
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
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
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
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
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
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許而襲之與
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
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
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
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
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
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

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
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
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
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非目能視乎
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
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
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已
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
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
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
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子之無
裳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新序節士上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槽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闕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草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草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桀爲酒池足以運舟槽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闕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草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草之立而不反朝桀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新序節

士上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倫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

而化之大忠也

楊注復報也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

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

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

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

忠矣若子胥之與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

紂者楊註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可謂

國賊矣荀子臣道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

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

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

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

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楊注

健美無取楊注未詳或云捷口啍楊注啍與

口諄謂口教言健貪也諄同或曰口啍誕也故弓調而

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楊注有譬之其豺狼也不可

以身介也楊注介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

謂管仲寺人勃鞞也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計

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

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王注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王注捷多言捷

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

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近身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曾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

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獨與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
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
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
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
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鐘鼓之
色也愁悴哀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
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
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
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
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

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僮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日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日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纁經之色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嚮日之役者有執蹠痞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喙而塗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

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說苑權謀篇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不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厲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

淮南子詮言訓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篇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
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
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
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禮記樂記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合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草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躑起楚方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

之刑殺戮無時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今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煩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賞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韜如金石宛鉅鐵鈍慘如蠶蠹輕利僥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掛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
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
誦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
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卽亂具立卽治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
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
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
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
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
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

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
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
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
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
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
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
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形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
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
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
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
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
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
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
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
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聳貧窮而不約富貴而
不驕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
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
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

荀子卷四
荀子君道篇
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荀子君道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玉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厯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

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春秋內篇

襍上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
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
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
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
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
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貨財有

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楊注錯置也質讀爲贄

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

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竄者

有所竄其手 荀子大略篇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之
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
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
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
比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
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
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
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
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
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
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卽異
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姦好邪卽太
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
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
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
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
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
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
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
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
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
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
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
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佞親比己者之用也

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也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黜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問楛者勿告也

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

告楛者勿問

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楊注傲亦戲傲也可與言而

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

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楊注匪交當為彼交天子所

予此之謂也荀子勸學篇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
義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
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
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
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
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
未之有也

說苑建本篇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
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
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出則爲宗族
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
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
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

叛父

淮南子繆稱訓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楊注報孝養也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

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

謂端身矣

孔子家語三恕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卽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撲鄙卽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喫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

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卽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漉漉見睍聿消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楊注梟與澆同欺惑

愚衆禡宇嵬瑣楊注禡與譎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

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

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衆是宅蹠魏牟也楊注宅蹠未詳忍情性綦谿利跂楊注綦谿

未詳利與離同離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

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

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

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

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

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楊注紉與循同則儻然

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

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理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楊注溝讀為恂音寇猶音柚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楊注佛讀為勃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

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

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楊注財與裁同

長養人民

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

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

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

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

聖王之跡著矣

荀子非十二子篇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達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通則文而

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
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免而
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翺憂則挫而懾通則驕
而偏窮則弃而僂

楊注僂當作濕方言
濕憂也字書無僂字

傳曰君子兩

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荀子不苟篇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敬愛恭謹謂
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言可以
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
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卽
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
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
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
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
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
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
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
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
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
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
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
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

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善
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
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
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
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
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
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
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閭媿子都莫之媒媿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
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爲其同詩曰上帝
甚愾無自察焉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
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
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此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兮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戰國策

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

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而立不義故春秋之記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人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兑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姦劫弑臣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媼子奢莫之媒也楊注閭媼古之美女子奢當媼母力父是之嘉也楊注媼母醜女黃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荀子賦篇

菟苗獮狩之鞞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
多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齷忘其非芻豢也飯
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
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
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心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入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荀子修身篇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
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
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而不知所
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
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
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
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楊注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

好惡也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
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

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正楊注五鑿謂耳目心及心之竅也心從而

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補注邑邑憂貌不能選賢人善

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

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

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大戴

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

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

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
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
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
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喻明日興師而
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
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
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
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
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

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欲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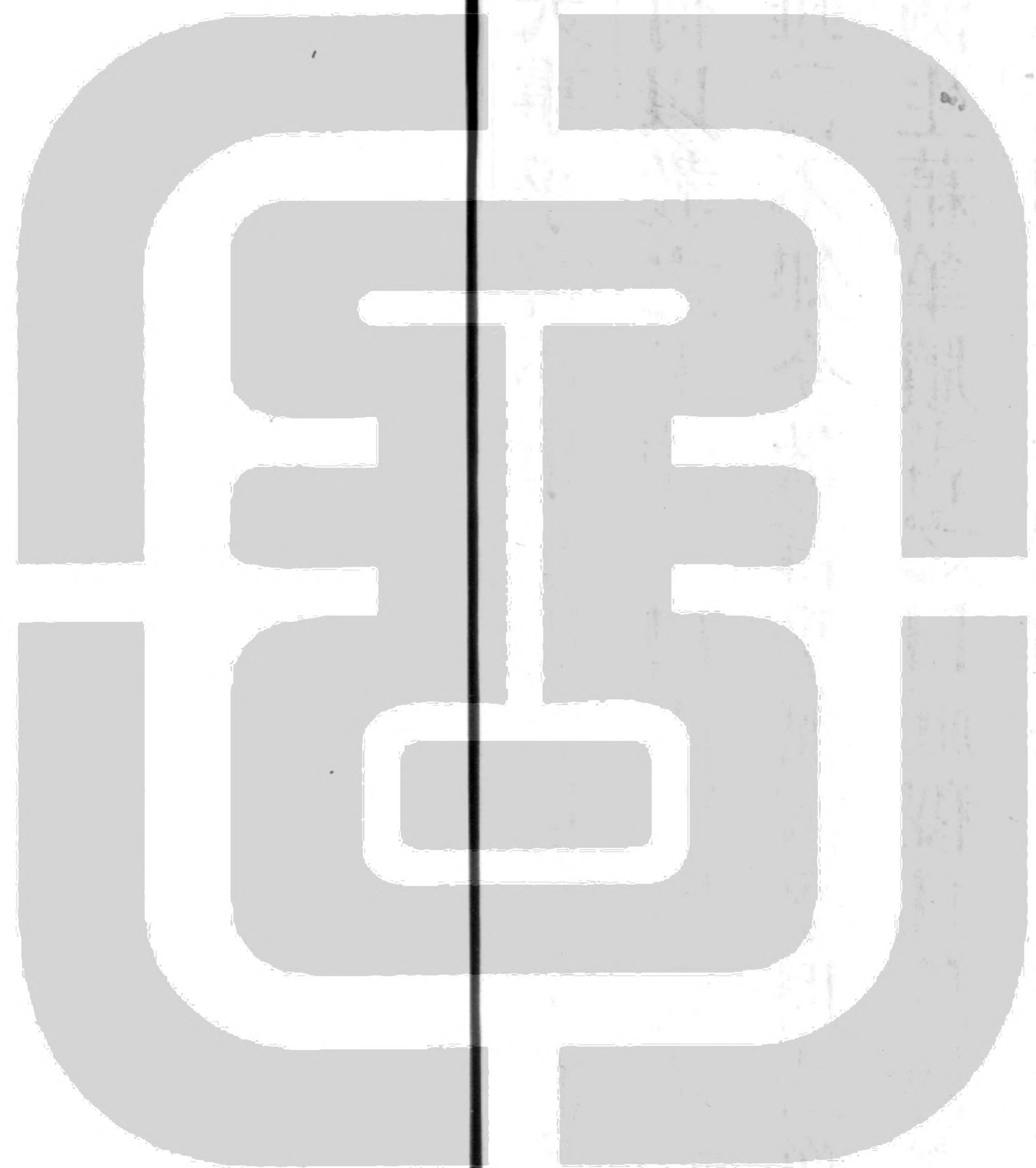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審應覽精論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指武篇



書